方山薛先生全集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二十五

傳

楊忠愍公傳

楊忠愍公名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其先小興州人洪武中小興州數被虜詔盡徙其民内地公之始祖百源遂家於保定容城之河照村百源生子述正述正生進公高祖也進生俊俊生青青生公之父富後以公貴贈兵部主事初富娶曹生子繼昌媵陳女生繼美既曹復生公甫七歲曹卒陳女妬日使公牧牛踰年公從牧所經里塾覩里中兒誦書習禮心好之

歸謂兄請得從塾師學兄曰若幼焉能學公曰幼能
牧牛獨不能學兄言於父聽之學然亦不廢牧也年
十一父亦卒縣官役兄充稅長公遂往代之至十三
從師習舉業十八補縣學生及冠讀書於邑之僧寺
親執薪水自勵刻苦讀書每至夜分膏或不繼暝坐
而思晝所讀書意義明年春諸僧病疫同舍生俱去
公獨爲僧治湯藥僧病旋愈既而聞兄病疫奔歸日
夜不解衣扶侍尋亦愈公數試于鄉不第家益貧勤
苦愈勵竟舉庚子順天鄉試明年辛丑下第歸將入
國子監兄繼昌以入監必致旅費乃議析居公不允

秉公出分遺公婦穀八石遂析居焉公游大學再試
皆首冠諸生名益起薦紳大夫遥館穀之婦居家治
農亦穫有年槖中稍稍有餘積公歸置酒召姻族奉
兄觴曰始弟所以黙而從兄析居者懼旅費不給爲
兄累今幸有餘鏹足佐兄朝夕請復同居可乎兄赧
然許之會復當計偕有司以白金三十兩爲贐公悉
推兄使輸邊穫散官級甲辰復下第再入國學又明
年丁未舉進士授南吏部驗封主事時驗封缺郎中
公掌驗封袪吏弊諸聽撥吏籍序先後次第鬮定勞
逸苦樂吏弗得假手上下稱服公既以司事簡稍事

文藝久而厭之是時韓邦奇爲兵部尚書公從之受
樂三月而得其數乃自製琴瑟簫管塤箎之類合諸
樂奏之各相和諧乃以復韓韓大悅且謂吾欲制十
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一調何如公退而
凝思廢食寢者三日恍然而悟若有神助韓旣歸老
語公樂不足以盡子吾爲子悉吾天文地理太乙六
壬奇門兵陣之書以授子公乃徧習之曰此亦儒者
之餘事也會諸寮有講聖學者公又從講學人或謂
此曹多立黨作僞鼓譽柰何效之公曰道者吾性分
之所當盡可逆億人之僞而不爲邪庚戌秋虜犯京

師南都擬發兵入援人或難之公獨曰古人每欲繫名王頸縛至闕下况城下之辱臣子敢愛死乎毅然欲行會虜退已之明年秩滿考績道出山東趨曲阜謁孔顏廟登泰山絕頂有感於聖人天道之極致而益志於學明年辛亥春至吏部遷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驟得兵政　天子虛已聽之而鸞施施外驕内寔畏虜請互開市於邊以幣帛易虜馬公乃上疏條論其十不可五謬大畧謂互市市馬者和親別名也虜踐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而我先之以和忘天下之大讎其不可一矣往北伐之詔一下

天下曉然知聖意有在日夜輸其兵食以給京師而忽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二矣以堂堂天朝而下與犬羊互市冠屨倒置損國威重其不可三矣天下豪傑日夜磨厲其長技以待試而謂國畏虜厭兵隳豪傑效用之志其不可四矣庚戌之變天下方講習武畧無故以和弛之懈邊鎮飭武之志其不可五矣往者邊臣私通虜且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希開邊乃通虜之門其不可六矣伏戎之莽在在有之往者忌國威不敢肆今縣官摺而奉虜開百姓不靖之漸其不可者七矣虜

咋深入時我雖不發一矢然彼知我無備也備之已
半歲而互市終之彼將謂我一籌莫展是長胡虜輕
中國之心其不可者八矣虜狡詐出沒叵測我竭財
力而輦之邊虜或負約不至或互市而伏兵若吐蕃
清水之盟或互市畢即入寇入寇矣而篤誘他部或
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殊禮是皆
未可知也墮胡虜狡詐之計其不可九矣大約歲帛
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之後虜馬少而我帛亦不
繼將何以善其後不爲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十矣
凡爲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以羈縻之而內

寛吾以修武備夫虜至無饜也吾安能一一應之將
見不旋踵而釁作也吾果欲修武備亦何藉於羈縻
此一謬也曰吾乏馬吾藉此以資吾軍夫既和矣又
安用馬且虜安肯捐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曰互市
不已彼且朝貢夫需其朝貢則中國捐不貲之犒以
希冀虜人莫測之情狀此三謬也曰虜既利我必不
失信夫中國與市能盡給其衆乎能盡饜其欲乎稍
不如意則彼且有詞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
兵不祥今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非佳兵也譬諸
人身四肢皆癱疽毒日攻腹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

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非惟公卿大夫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然而有爲　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內迫於國家之深恩而外惜於房人之重勢內迫國家之深恩則圖倖目前之安以暫飾外惜房人之重勢則務中彼之欲以求旦夕之寬公卿大臣非不知此而莫爲一言止之聽其開市者止之則身任其責開市則人任其責無非爲身謀也　陛下宜振獨斷發明詔凡言開馬市者悉按治之選將練兵聲罪致討遲之數年臣請得爲　陛下懸俺荅之頭于藁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奏　上壯之下嚴嵩李本徐階趙錦張

時徹聶豹朱希忠仇鸞八臣議咸慴鸞勢以爲馬市必可開會議疏上　上意遂中變下公錦衣獄用刑考訊公持論侃侃不屈貶陝西臨洮府狄道縣典史狄道令重公不煩以事公請曰豈有食祿而不事事者邪令信之始付以事公恪恭厥職於是上官亦各以疑難事相委公悉裁決允當洮民翕然稱公神明政事少暇則進郡邑諸生爲講説文義捐俸買東山超然臺立書院以居諸生築道統祠上設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位前側左爲周公右爲孔子兩廡祔則顏曾思孟漢董仲舒隋王通唐韓愈宋周

程張朱元許衡劉因明薛瑄諸賢以示師法諸生日
益衆無所取食公廉知狄道田值甚賤者因里書飛
詭弊甚應徵糧草率多偏累故田多空閒公乃設法
稽查劾實各戶輕重均平既乃鬻所乘馬及婦張夫
人奩具買民間空閒地二千畝倣古井田意劃授諸
生父兄使故入粟以給筆札及婚喪之費又買城西
廢圃使種蔬引洮河之水灌溉之地益以肥饒諸生
咸有所資邑故有煤山番民利於賣木煤遂爲阻遏
不開自是薪值日貴公召番民諭之咸服煤山遂開
百姓稱便時有稱巡按御史使下邑賺禍者公持其

人曰御史無是也即御史欲禍吾且得請之自是上
官無來購禍者矣未踰年虜敗約入寇仇鸞奸復露
罪至族公言大驗　天子思之稍遷山東諸城令赴
諸城月餘遷南戶部主事起南戶部三日遷刑部員
外公方就道復調兵部武選中夜起坐自詫曰　上
生我於瀕死我何以報塞張夫人從旁曰公休矣且
歸耳公曰何謂也張夫人曰一仇鸞而困公幾死今
嚴氏父子勢百于鸞公何能圖報公大悟曰吾乃今
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密草論嵩疏疏成癸丑元日
將上之會　上方怒內庭諸給事有所行遣公趣出

至十四日乃齋齋三日乃上疏其畧曰臣先因阻馬市下獄逆鸞威嚇問官鍛鍊必欲置臣于死　陛下特寬其罰不二年間復至今職自今以往之年皆陛下之賜而臣身固　陛下再生之身也臣夙夜思所以捨身圖報蓋未有急于請誅賊臣者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嘗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汚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大臣敢以嵩之專政叛

君十大罪焉　陛下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詔天下
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
備顧問視制草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做皇帝
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
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挾　陛下
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先面禀而後起稿嵩
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絶
一或少違立加顯禍及至失事又嫁罪于人是嵩雖
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
之責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　陛下此壞祖宗之成

法一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踰僭嵩一以票旨自任遂竊威福之權　陛下用一人嵩即先謂之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嵩又號于衆曰此人不附我故罷之　陛下宥一人嵩即謂之曰我救之也及罰一人嵩又號于衆曰此人得罪于我故報之嵩竊　陛下之喜怒以彰一已之威福所以羣臣感嵩甚於感　陛下畏嵩甚於畏　陛下此竊君上之大權二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人臣事君之忠也　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于人曰　上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

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印行題曰嘉靖疏議欲使
天下謂 陛下所行之善盡出于彼也此掩 君上
之治功三罪也 陛下令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之
義也嵩何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門
人趙文華等羣會而票屢更數手機密漏泄所以題
疏方上滿朝已知 旨意及下果不爽一字如錦衣
衛經歷沈鍊劾嵩疏 陛下發大學士李本票擬本
即潛送嵩所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令本封進此人
所共知也即劾嵩之疏世蕃猶得票擬餘可知矣嵩
既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百官

孰敢不畏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
相之謠此縱姦子之僭竊四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
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先置
伊表姪歐陽必進爲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爲總兵
御史黃如桂爲巡按朋姦比黨讒張爲幻先將長孫
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
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
替鵠又告併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令任
職管事效忠嚴鵠皆世蕃豢養乳臭子也何嘗一日
離左右而至軍即至軍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

假報戰功濫竊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入為工部尚書陳圭入掌後府黃如桂遷太僕少卿是嵩既竊　陛下爵賞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顯拔其私黨此俑既作倣傚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杖死遣戍皆嵩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　朝廷之軍功五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貪虐論革嘉靖二十九年大同總兵張達等敗沒正胡虜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為國之心豈肯用此債帥以寄干城而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逼勒兵部

薦爲大將及鸞冐哈舟兒軍功世蕃亦藉以陛䞣
父子嘗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反
肆凌侮故嵩嘗自歎以爲引虎遺患後又知　陛下
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互相誹謗以泯初黨
之跡以　陛下之高明然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
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
陛下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固鸞也而受
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
此引背逆之姦臣六罪也前胡虜犯内地深入久頓
兵法擊其墮歸此一大機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

於嵩嵩乃曰虜勢難擊京邊不同敗於邊可掩也敗
於京不可掩也且虜飽欲菌載將自退耳故汝夔傳
令不戰及　陛下逮治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無恐
也吾爲密疏保若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紿乃
大呼曰嚴嵩誤我嚴嵩誤我是嵩以不戰紿國而以
死紿汝夔也此誤國家之軍機七罪也黜陟者人君
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
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於考察京官之時逼
令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　聖
明洞察留用夫應豐乃　陛下供事內廷之臣嵩

敢肆其報復之私則稍逮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
勝數耶戸科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
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逼吏部將汝進罷黜
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　陛下既降其官矣其爲典
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中外之臣
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考察大典也
陛下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
下之善類且假言考察去官永不舉用一罹註誤雖
賢良方正禁錮終身伏覩　祖訓典章又何嘗有此
例邪此專黜陟之大柄八罪也今府部之權皆撓于

嵩矣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武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以致各官不以報國為心惟日以賄嵩為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剥削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利歸一人毒徧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　皇上雖屢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賊嵩殘虐之害哉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為輔臣諂諛欺君貪汚率下通賄慇勤者貪如盜蹠而

亦薦用奔兢踈拙者廉如夷齊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厲節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汚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 陛下之聰明而若不知者 陛下待臣子之心出于至誠賊嵩事 陛下之姦入于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乎墮其術中

而不覺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之知　陛下之意
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嵩欲托之以伺察　聖意先
用重賄結納于　陛下之左右一言一動無不報嵩
報則酬以重賞凡　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
得遂其逢迎之巧　陛下悅嵩之事事合意而謂之
才不知其先有人以通之也是　陛下之左右皆賊
嵩之間諜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
下言路故令趙文華爲通政使凡疏到文華必將副
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內情節嵩皆預知少
有干涉即爲彌縫閘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

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擴飾是　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犬其姦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閣臣禁衛嵩則與閣臣禁衛聯結姻親夫既與之親又豈忍發露其惡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師四千餘里而結親於此欲何為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　陛下試詰嵩諸孫所娶聘者誰女立可見矣是　陛下之股肱乃賊嵩之瓜葛其姦三也閣臣禁衛既巳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于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初選之時又擇熟軟圓

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旣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贐或心有所愛憎則授之舉刺聽嵩使令歷俸五六年一無建白卽陞京堂方面夫受嵩之恩旣如彼附嵩之效又如此以故科道諸臣寧忍于負　陛下而不敢忤嵩也是　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道雖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爲之布置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

報世蕃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蔕合
爲一黨互相倚附輔佐大臣各部堂司大率皆嵩心
腹　陛下自思左右心膂之人可托以輸忱宣力者
果爲誰乎此真可爲流涕者也是　陛下之臣工皆
賊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
縫之五姦一破十罪立見　陛下何不忍割愛一賊
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
方往返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
家業零落幸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
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顧履危冒險攻難去之姦

何礼

取必至之禍哉顧　陛下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
不捨再生之身以報　陛下況臣孤直成性忠義鬱
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
尚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鸞將來爲禍更甚舍此不言
更無可以報　陛下者某某受　陛下優眷不減於
嵩而畏嵩特甚事嵩惟謹結爲婚姻投爲鄉里　陛
下試以臣言問之某等必不敢言乞召問　二王令
其面陳如果臣言是實將嵩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
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嵩既去豪傑必出賞
罰既明軍威自振胡虜畏　陛下之　聖斷知中國

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矣內賊去
外賊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疏奏 上謂公戇而
嚴嵩方以他事得 上意搆公復下錦衣獄詰公何
自引 二王公對曰非 二王誰不畏嵩者且 二
王家事寧不憂爲嵩敗耶獄具詔杖一百戶部郎中
王之誥遺公蚺蛇膽謂服之可以禦杖公笑曰吾自
有膽何必蚺蛇哉第飲酒一巵遂怡然受杖杖時公
自謂提起此心視身爲外物不覺甚痛杖畢校尉郎
將推入包袱以門扇擡至刑部巡風主事南昌李天
榮希嵩意叱去門扇幷所帶藥餌諸物公創甚不能

行兩卒挾公入獄應下官監提牢主事山陰劉櫝希
高意特下公於民監公腫脹衝心無刀鍼可刺乃碎
甆盌取尖手割諸腐肉淤血噴流數升稍覺寬舒劉
櫝禁繫甚嚴內外不通妄傳公死迨詔擬公罪尚書
何鰲侍郎王學益比擬詐偽親王令旨律絞郎中史
朝賓欲從輕議學益怒目視之無何朝賓降官學益
轉吏部侍郎矣公既擬絞即日夜籠柙提牢主事丘
秉文乃遷公於獄卒小房稍脫籠柙而嵩亦未之知
也九月朝審公帶長板扭鎖出刑部門京師觀者如
堵爭欲一見公顏面至擁塞不能行入朝懸西廊下

內臣圍觀者以千數罵嚴嵩老賊者不絕聲審時王學益執筆判以比律情真題請欽依監候處決甲寅夏間獄疫甚作提牢主事浮梁曹天祐阿嵩意斷絕醫藥人皆以公必死幸海寧應明德代為提牢乃出公老監病為稍愈九月朝審吏部尚書李默首判情真仍前監候乙卯九月晦竟論死公臨刑時出所著年譜授其子應尾曰後十年可開世復為詩二章其一曰浩氣充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二曰天王自聖明制作高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慷慨曼聲長嘯以沒公沒之七年而嚴

嵩姦狀大露御史鄒應龍自分與公同死上疏極言
上悟逐之歸世蕃戍雷州又二年御史林潤發世蕃
大逆縛至京師梟首西市籍其家貲巨萬萬嵩削籍
寄食於人以死又三年而　天子崩遺詔褒録諸死
諫者吏部以公名居首贈太常少卿録一子入監無
何用㖡瓚言諡公忠愍用御史郝杰言建祠保定祀
公額曰旌忠公生於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歿於乙
卯九月晦年僅四十配張夫人有志操嘗上書請代
公死子二長即應尾太學生次應箕娶都御史王遴
女王爲兵部時聞公下獄慨然以女許聘又有嘗許

公婚旋自悔匿避去者　天子旌公之明年應尾謀改塟公於某原

逸史氏曰楊忠愍公事比之借劍裂麻者蓋尤懇切焉公所自叙年譜没後增減者多不同士人謂當爲傳之豈直秉彛之好將以傳信哉蓋亦有感於時事之日趨而人之無所不至也先楊爵論事下獄時浦鋐周天佐輩猶相繼上䟽救之至公下獄及赴市曹不惟無一人救之而附和相嵩者猶紛紛也嵩之積威比黨噫其甚矣卒之天道不爽人心不死鄒應龍出焉而林潤繼之竟致嵩子世蕃梟首没産而嵩亦

流落以死公則竟膺恤典廟食百世申包胥謂天定勝人人衆亦能勝天要之人終不能勝天也彼附和蒿者縱逃顯戮而章羞遺臭漫不容掩顧猶被朱紫横金玉務巧飾以罔人亦馬牛而襟裾耳鄉里人猶唾穢之將安往而用其施施哉余故叙而傳之庶後之人知所鑒焉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二十五

傳

蒼谷先生傳

蒼谷先生者河南郟縣人也姓王名尚絅字錦夫別號蒼谷學者稱爲蒼谷先生始在襁褓即頴異不凡能言時遂出成人語五歲讀孝經至立身揚名以顯父毋乃謂其父教授平山君曰兒長當如此七歲日記數百言或謂之曰子後當狀元及第乃應之曰吾讀書寧止爲榮進已耶葢自其童稚時已立志爲聖賢之學矣比長盡通五經諸子尤邃于三禮年十八

以儒士中弘治乙卯鄉試壬戌第進士授兵部職方
主事有賢名正德戊辰調吏部稽勳主事尋遷驗封
員外郎己巳遷稽勳郎中值尚書張綵依阿逆瑾勢
焰薰灼每有私囑輒以正對且反覆理諭綵不堪甚
嘶之或謂先生曰固知不屑於富貴如將取禍何先
生曰是有命焉非逢迎之所能免也不閱月綵坐瑾
黨伏誅人服先生之達壬申遂菴楊公爲尚書先生
議論亦多不合遂乞補外出爲山西叅政疏請侍養
家居十九年樂道安貧養親教子於蒼山谷中築讀
書臺開渴聽洞往來於扈磵墅徜徉於馬牛亭養粹

凝虛觀空志象隨意所適採山釣水若將終身也京
師故舊不通一字雖徵書屢至矢志不移已卯起四
川參政不赴嘉靖丙戌起陝西毋聶太安人勸之行
先生不得已就道時陝西值虜寇遼菴自吏部尚書
既歸復起爲三邊總制見先生喜曰吾今日乃知王
錦夫也即以兵柄付之不閱月奏捷遼菴特疏以薦
未幾聞毋喪仰天大慟曰爲數月之出貽終身之恨
即早夜奔歸曲盡塟祭之禮戊子冬起復赴部中途
適歲大饑奏採荒十三事已而復除山西參政已丑
夏四月遷浙江右布政使庚寅冬巡按浙江御史李

佶以先生不行磬折之禮妄摭論列先生曰御史爲
朝廷耳目之官乃怙勢作威動以劾疏凌人尚可仕
乎遂棄官歸歸不逾月吏部覆奏謂李佶職在激揚
論事不實王綱宜照舊供職乃復移檄起先生於家
督促再三至辛卯秋乃復如浙浙之老幼歡呼迎候
者載道然先生此起葢已非其志矣至冬十月疾作
遂卒先生文追秦漢詩逼蘇李一時藝林咸稱作者
有耆谷集十二卷行於世然寔非先生之所尚也先
生平生每右兩程而左三蘇崇理學而鄙詞翰使假
之以年當必有繼往聖以開來學者而世顧以功名

事業期之又豈足以知先生哉辥某曰余爲南吏部主事時安陽崔後渠先生爲禮侍嘗與余論弘治間人才在其中州者則以何栢齋王蒼谷爲首稱謂其志於理學而李空同何大復王浚川孟有涯諸公則文章氣節之士耳及余進郎中臨汾張西磐先生爲吏書每論及同年之在中州者則亦曰栢齋蒼谷而大復浚川次之其評騭之微亦後渠之意也余亦素聞諸公之大畧旣因兩先生之言而致詳焉然於蒼谷之爲浙江右轄則竟未之知也故先年作浙江通誌於官司中竟遺蒼谷之名乃今其季子府特持當

代諸賢各書蒼谷之素履請余問傳而余又記憶崔張之言不覺憮然自失晉陶侃子胡奴以表宏為東征賦不及其父功烈至抽刀問之而宏為之續書其事矧府禮問之殷而余又素知蒼谷之賢者其又何辭因為之傳云

屏山聾叟傳

屏山聾叟徽之休寧人也初稱木訥子遯迹丘園閉戶著述不預聞人間事因自號曰屏山聾叟云叟姓黃名生甫系出漢尚書令香之後迨晉有名元集者為新安郡守歿葬郡治子孫因籍居焉至唐有名儀

者爲祁門縣尉又家祁門之左田儀孫萬一乃遷居
休寧之古林自宋及元孝廉明經代有聞人叟之高
祖啓與趙東山太史朱風林學士友善生子樞遂受
業二公之門洪武初以學行徵辭不就隱居教授學
者稱爲後圃先生名具郡史中樞生安民安民生維
大博學好古精於書法圖畫叟之父也叟自幼不羣
性緩貌古遵父訓習經書子史得其要指遂屏去舉
子業潛心程朱之學雖善詩工古文辭亦隨意興所
至寔非其好一時文學鉅公如西涯李先生篁墩程
先生咸推讓之欲薦爲校書官叟曰布衣吾分晃服

非所願也遂不入京師於是遨游濠淮汴洛間寓目觸懷輒發爲詩辭以見志時聞河關津征稅太重叟即上書當路裁省行旅商賈咸爲稱便或謂叟叟曰吾雖不欲預聞而觸目激中自不能已於言也既乃歸隱南屏山中搆雲松書屋讀書其中旋即掩卷默坐浩浩如也嘗曰一真自如萬有皆空吾何有哉於是理亂黜陟一切付之不聞故自號贅叟蓋其所得然也叟生於成化某年月日至正德某年月日乃卒年才四十有七其子若孫能克承叟業業儒不怠太史遷謂天道平分常與善人不信然哉嗚呼若叟者

雖欲不聞而潛德幽光令聞長世自有不容泯沒者矣薛子曰夫自邃古之風逝而人多情實膠於見聞而一切外物靡不視爲已有於是秉機握智而相角者紛如矣聱叟抱德含和而與元化相爲游衍方諸古人其殆樗里鷁冠之儔與生今之世皆若而人孰謂剖斗折衡不可以治天下邪余故撮其大都爲之傳云

方母傳

徽歙邑里唯方與汪族姓最大方母出自汪其父堅居巖鎮以行義聞于鄉母生禀淑慧在室時即閑於

家訓知大義甫及笄歸其夫子順菴方君從政方之先曰演曰恬曰移忠曰有開相繼登宋進士歷官咸有聲績迨毋夫子之曾高以下皆隱德不仕旣又以俗尚相矜以賈其夫子承父業亦勤於事賈經累歲不一過鄉邑毋事其舅姑如事父毋姑性尤嚴毋委曲承順務得其歡心問安視膳姑甚宜之不啻其子之常在膝下也夫子間賈歸陳其綺縠金貝珠璣翠瑇方物毋輒曰夫子勤生以致竒羨非不起家也吾聞而家故業士今且遷故業者四三世矣盍念諸夫子曰此吾志也如賈何於是毋有三子長瑜次璧次

玠自能食能言時毋即教之以義方愛而知勞比稍
長視其所就各授之業或讀書或治生咸底厥成雖
其夫子什九在外而毋固兼盡父道也其尤所注意
者則唯士業爲先夙夜語其子曰學固殖也不學將
落汝其務親明師近益友戒勿與不若已者處既瑜
舉嘉靖戊子鄉試毋日讀古人書恐不專在應進士
舉也其尚求古人之所以爲學者乎瑜於是從涇野
呂先生游得敦行反身之學及登甲辰進士授戶部
主事尋封毋夫子如其官毋爲安人毋每寓書諭瑜
曰吾舉家受　國恩矣汝當以人做官勿得以官做

何礼

人平生所學正在今日報效汝其勉諸既瑜偃蹇仕路輒又以書慰之曰汝其勿以升沉爲念人嘗有言做美官不若做好人吾但願汝做好人也唯是瑜奉訓唯謹仕而學學而仕稍遷郎中再落再起後先一官既比而南淹十餘載弗調隨在盡職暇則讀書談道漠然不加之意雖時方尚進識者亦自知有暉山君子云璧善理家玠爲博士弟子員有名何莫而非母安人之教也徽自是咸知以儒業相高而富商大賈之家亦彬彬多文學之士是固美暉山而興起然謂爲方母之教之旁及非邪於若方母者可不謂賢

哉

薛子曰古稱內行不踰閫方毋之賢何較著若此哉

葢余與其子暉山嘗同游涇野呂先生之門見徽之

士人每每道其毋氏之懿德頗詳至是暉山屬余爲

毋作傳余因歎鄒魯曹邴氏以鐵冶起富其人遂多

去文學而趨利陳咸直道其父萬年教之諂佞干進

大都榮利之移人雖聖賢之鄉鬚眉男子所不免也

矧閨門女婦能爲漢孟博宋和靖之毋者幾人哉方

毋乃能式穀其子不爲習俗所遷而風聲所被又足

以使徽之人左商賈而右儒學其關繫豈微乎哉若

其宜家睦鄰恤置撫下與夫婉娩聽從之儀麻枲酒
漿之材則固毋之餘事而更僕難紀也余特論著其
大者爲世閫範云

郭節婦傳

郭節婦者浙之金華蘭溪人年十八歸同邑郭鼎歸
五年而鼎卒遂矢志靡忒今年六十有一矣族屬鄉
閭郡邑遠近咸傳頌賛歎如出一口先是按察使史
褒善知府陳元珂知縣任良貴各傳檄揭扁表諸其
門故人稱曰郭節婦云節婦姓柴氏其祖道淵舉永
樂乙酉鄉試蘭故名邑國朝發科則自道淵始道淵

曾孫愼嚴毅慷慨娶方氏有賢行生節婦性孝順儉朴在室時即勤紡績既入郭氏夫君日商於外節婦事舅姑服勞奉養稍有不給紉綴女工以易甘脨温軟曲盡婦道及夫既卒二子堯佐堯傅方在襁褓伯氏利其所營譏於姑張百方震凌將奪之節節婦含冰茹蘗益脩婦道久之而姑意漸釋既而姑有疾節婦蚤夜扶掖卧起治湯藥不暫離左右姑乃祝天曰吾殆死矣生前多負吾婦死如有知將厚報之竟感動至此父愼無子節婦遣子堯佐時候於其側父曰吾有孝女其子即吾孫也吾其嗣之遂相依以終其

何礼

身鄉人謂節婦匪直孝於其姑且又孝於其父不以
既嫁而少易也蘭谿當饒信閩越之衝俗多商賈以
治生爲急節婦雖煢煢孤寡特教子業儒遣從名士
游而二子學皆就緒既乃屢蹶場屋人或惜焉節婦
聞之曰吾教兒務學爲君子不專在科第間也人以
是謂其有孟仇之風焉居常勤業起家賑鄰恤匱每
戒婢僕務在積德不專積財潛處一室雖親戚罕見
嘗疾病二子請延醫視之節婦曰吾未亡人也即死
甘心可就醫察脈息見膚理乎因止之是其一念堅
貞生死所不恤也余視學兩浙時至蘭谿校士首得

尭傳久之知爲節婦子茲去浙十有三年矣尭傳不逺千里詣余山中請傳其母余因疾未作期年而至者三其孝亦可知也因按其狀而書其大都如右尭傳今更名思疇云

論曰余歷覯史傳紀古節婦往往有殺身以殉其夫者此其節豈不赫然烈烈哉然慷慨之氣發於一時或亦能之若郭節婦者少喪其夫從容守義歷六十餘歲而終始如一日竟至撫孫樹立以興郭氏妻道無成而代有終若節婦者其成郭氏也大矣故曰死事易成事難豈匹婦之爲諒者可易及邪余故傳之以

備觀風者采焉

傅母劉節婦傳

傅母劉節婦者江西瑞州高安劉氏女也年十七歸於同邑傅舜稌爲妻越五年而舜卒舅姑垂老在堂日需供奉生子孟春甫半歲嗷嗷襁褓以待乳哺劉乃痛夫之亡誓以身殉哀毀萬狀水漿不入口者連日夜及大斂將投之棺中仍曰吾與爾有知相期泉壤血淚潸然聞者感昔昊稌殷諭其姑輟哭而謂曰新婦其聽吾言若遂而失死之志舅姑無賴血祀孤危將若之何古稱毀不滅性蓋爲其廢養絕嗣也於是

劉含涕唯唯經紀裏事旣畢帷杜門紡績養舅姑撫孤子百凢艱辛靡不備嘗子稍長卽課讀書及游庠校每從外歸卽問以所與游者何人如其直諒多聞之士則恍有不如已者輒以擇交戒之子駸駸學成行立爲世名流嘉靖甲子舉于鄉明年乙丑第進士遂上疏于朝其畧曰臣今獲事陛下莫大之幸也然臣有烏鳥私情刺心刻骨臣不敢隱臣生半歲而先臣棄臣臣母劉今年五十七歲守節葢三十有六年矣使臣無劉決不能苟全以至今日先臣無劉決不能育臣以延宗祀臣祖父母無劉決不能朝夕以存

生命是臣母劉節孝兩全鄉黨素聞神明共鑒者也願陛下下臣此疏俾所司核實俾臣母劉預沾昭代典章臣捐軀圖報死且不渝矣上允之命禮部照會江西布政司行瑞州府高安縣照例旌表其閭曰傳舜妻劉氏貞節之門君子以其有孟春為之子故又曰傳母劉節婦云薛某曰傳劉之節余教學江西時蓋嘗聞之矣乃今其子進士筮仕推吾常政教覃被士民其同年須進士用賓既已屬余敘之武進令長讞君某又與同年進士也秉彝之好哉不能已復請余曰善言必再當為立傳余遂傳其事而申論之曰

昔范曄作東漢書謂哲婦隆家人之道貞女亮明白之節其微美可訓也而世典咸漏焉甚悼遷固作史㵼不爲若人立傳也故遂自漢中興以後綜其成事述爲列女篇搜次才行自鮑宣妻以下凡若干人咸爲傳之而魏晉唐宋以下諸史皆效法焉若傳劉節邁寒松心踰匪石其操行如此且成其令子家國咸賴毋儀婦道追配前休不爲尤烈邪於乎此不惟可爲內則世之鬚眉男子自稱問學所遇稍殊輒爲改易者視此亦可以自厲矣

謝室徐孺人傳

謝室徐孺人紹興上虞人也徐爲上虞著姓有莫一
處士讀書習禮孚于里人生子學一有處士風娶李
氏夫婦媲德生孺人孺人自幼端重寡言笑兄弟行
輩見之無不欽戢莫一嘗指示諸子曰此女非凡當
愼爲擇配值同邑謝玉亦娶李氏生子鳴治少聰慧
發言舉止動有檢束二李固族娣姒歸寧燕見見子
女相類咸默默注意乃各歸語其夫請媒妁議婚禮
遂委禽焉嘉靖乙酉孺人年十九歸鳴治鳴治時年
十七日就外傅修舉子業孺人事舅姑恭謹親操井
臼米鹽醯醢紉鍼澣濯諸凡細瑣悉代姑綜理敬順

從夫而警戒規勉之意時寓其中族屬士人咸謂孟
光舉案樂妻斷機孺人盖脗合焉姑故李莊簡公之
後性嚴肅尤善以動作威儀鑒別人每見孺人輒喜
盈眉睫其姆嬸尊行亦時為其姑賀曰賢哉婦也鳳
有毛麟有角是不特相夫成名必生賢子孫以昌國
家大吾門矣行當驗之戊子鳴治補縣學弟子員孺
人脫簪珥以資束修之儀未幾舅病卒孺人哀毀不
置相夫執喪祭如禮謝故世業農乃舅既卒而夫又
銳志進取攜其二子師成師嚴日就問學不知治生
家事日落孺人盡出奩具佐之一不煩其夫亦不以

聞之於姑姑安享其養亦竟忘其不給也夫有二弟未娶乃請於姑售產以成其婚以是夫得專意學業尋補廩膳生孺人曰士本家食而乃獲沾祿養吾君子將何以圖報乎夫感其言益加奮厲值數奇屢試于鄉不第乃復慰之曰君勿憂二子長者冠幼者亦總角矣君教之成立固所以為圖報地也甲寅冬姑以跌仆致病淹延枕席孺人晨夕扶掖不少離左右乙卯秋鳴治將同師成入試省闈以毋病疑于行孺人遵姑之命曰君第往姑病有婦在君無慮也既而姑病漸劇孺人親嘗湯藥衣被垢穢手自浣滌弗令

婢從見姑時時執孺人手曰汝孝事我至矣我無以報汝願汝子婦亦如汝也既而曰汝夫汝子科塲消息近矣頃刻報至師成中式乃復曰此孫乃吾孝婦之報也孺人命師嚴進酒跪獻姑又指師嚴曰是兒當𨚗繼之時八月二十九日也踰一月姑卒孺人毀絶復甦迨戊午師嚴果亦中式孺人號呼曰姑言驗矣恨不及見也泣數行下孺人歸謝三十年治家勞勩疾病相仍因勸夫置妾以侍朝夕此又世俗女婦所難者君子謂有得於江沱小星之化者不是過也嗚呼若孺人者可不謂賢孝矣哉其年某月某日以

疾卒卒之三年乙丑師嚴舉進士令武進德澤洽於
士民而治行著於朝野識者又推爲孺人之教云若
鳴治爲徽州府學訓導以善教聞而師成績學待問
行將顯著于時尤未可量也
東吳逸史曰昔馬遷作史記不爲女婦立傳而劉向
則傳古列女毋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孽嬖其
類凡七匪直以垂內則且謂王政必自此始也而班
固作漢書乃復畧之豈亦子長之意謂內行不出閨
門故置之與余則謂女德善惡繫於家國治忽而更
生之意義葢不可誣也故今於謝徐之傳匪直塞令

君伯仲之請而孺人之賢孝余嘗觀風其地頗聞其有足傳者故特書之以備國史之采擇云

劉孺人傳

劉孺人邵氏寧波慈谿人也邵爲慈谿著姓有名愚者舉鄉試爲邑聞人其曾孫某娶表生孺人及笄歸於同邑劉藩藩之父某業儒而貧藩自弱冠即授徒四方以資事育及再試于鄉弗第遂北走京師就醫籍試試復累躓乃授徒京師父命孺人北上從其夫舟過德州俄傳流賊且至同舟姻族輩將倉卒棄舟遁促孺人假男子衣冠同行孺人曰吾雖婦人嘗聞

失節事大若男女同行則大節先失何以生爲須賊至即赴河流死耳君輩速行勿我慮也姻族感歎不忍棄去各稽首籲天俄得風便遂返入州城避焉弟及于難孺人從夫客京師甘貧治生服麤茹淡迎養舅姑撫育子女黽勉有無備歷艱苦又夫君性豁達輕財不屑屑生業見人窘厄輒捐已以濟孺人能順其志安焉惟日以養親教子爲事京居遠近聞者莫不曰劉翁媼好修若是天必不終困也嘉靖丁酉子廷儀舉于京闈明年戊戌舉進士歷官監察御史癸卯覃恩封藩如子官邵爲孺人云孺人時雖貴而儉

勤如故非賓祭未嘗御紈綺有垢敝手自浣綴至剥
蒩覃葵每身親之御史諷勸自逸輒曰人過逸或夾
生吾性所便安不爲勞也孺人素聞其舅訓子若孫
多舉古人嘉言善行亦時舉以爲内訓御史歷仕孺
人多在官邸每日官雖廉較秀才時不啻過分矣故
御史官至郡守亦無厚殖云孺人於某年月日卒壽
八十五
東吳逸史曰宋景濂以内行不出閨門故其作浦陽
志不爲女婦立傳余嘗總志兩浙事其於女婦唯貞
節著聞者書之而居常處順者即賢淑亦未之及焉

乃今思之閨門爲萬化之原而賢淑者亦宜闡發以
勵世風也劉舉人志登狀其祖母孺人邵氏之行以
請傳不覺余心有戚戚焉矧余嘗令慈谿與孺人之
子御史故相知而稔聞其母之賢也故按狀書之以
授志登志登葢御史之子而孺人之孫也賢者必有
後此亦足徵云